

# 不容「秘史」盡成灰

## 田中奏摺揭密實錄

(一)

● 王成聖 (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今世密件英雄無語

「田中奏摺」公諸於世，究由何人取得？由於當事人林快青及蔡智堪生前均三緘其口，不肯居功，成了歷史懸案。史學家趙孽子曾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初，於台灣新生報南部版公布其和「吳仕隱」通信討論其事的經過。吳仕隱者據說係林快青的化名，但信中仍未能釐清真相，「吳仕隱」語多保留。接著台北聯合報亦於同年九月初以大篇幅刊登「田中奏摺」曝光經過，肯定當事人就是林快青，但仍無具體證據，可資證明。本來，情報工作就是暗中進行，事成不居功，事敗以身殉。所以情報人員多是無名英雄，對林、蔡兩人亦應作如是觀。

何況「田中奏摺」真偽莫辨，不但當年曝光時，日本當局斷然否認，即使在戰後，日本政府及某些學者也一口否定。加之，美國在戰後基於冷戰政策的考量，也質疑「田中奏摺」的存在。於是這件近代中日關係上最重要的文件，竟成了人言人殊的懸案，爭論七十餘年，欲罷不能。為中國取得密件「田中奏摺」的關鍵人物蔡智堪或林快青均已先後作古，林快青逝於一九九九年，蔡智堪更早亡於一九五五年

，兩人生前均未明確證實自己為取得「奏摺」的第一人，保持了無名英雄的本色。不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曾多次主持「東方會議」，則為不爭的史實，會中確曾策劃侵我中華的具體步驟，參加這個會議者有日本政府各省(部會)次官、參贊、通商局長、歐美局

長、陸軍部次官、參謀本部次長、軍務局長、軍令部次長、關東廳長官、大藏省理財局長、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駐華大使、駐奉天(瀋陽)、漢口、上海總領事等人，「田中奏摺」其實就是「東方會議」紀要，內容涉及八個層面，都十餘萬言，長達六十多頁。當年蔡智堪取得此文件後，整整抄寫了十個夜晚，才全部抄完，每抄完一部分，即寄交東北保安總司令部外交主任王家楨，王家楨收到後立即找專人譯出，王家楨為留日的慶應大學博士，自然亦精通日文，他的外交辦事處，其實兼作對日情報，王家楨拿到「田中奏摺」後，曾主張不要發表，暗中籌謀對策。王家楨擔心公布「田中奏摺」，等於與日本撕破臉，更不好辦交涉。但外交部長王正廷決定公布，以換取世界列強對我的同情與

支持。

果然，文件公布後，日本立即否認，指係偽造。而且否認到底，戰敗投降後也沒有鬆口。

奇怪的是，在蔡智堪去世四十多年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陳鵬仁也否定此事的真實性，反而大陸中共方面，根據王家楨回憶錄，詳細記載了蔡智堪在日搜集「田中奏摺」的經過，認為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王家楨（逝於一九八四年）的回憶錄同時載有蔡智堪於一九五三年駁斥日本右翼人物否定「田中奏摺」的文章，王家楨回憶錄中關於「田中奏摺」部分內容如下：

### 豆腐西施暗藏密件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的一天，王家楨正在「東北邊防長官公署」外交秘書主任辦公室裡處理公務，突然，豆腐西施彭漢貞像一只花蝴蝶，隨一陣風飛到王家楨面前，扭動著楊柳蛇腰，嗲聲嗲氣地嚷道：「王處長，真是個大忙人，在忙什麼呀？」王家楨對這個親日派非常反感，特別對她在田中義一和楊宇霆之間穿針引線極為不滿。他知道，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

良答應向床次竹二郎提供五〇億日元競選經費，彭漢貞獲悉後就馬上報告了楊宇霆，又幫助楊宇霆和田中義一重溫舊情。楊宇霆對他早年留學日本時的軍校教官、時任日本首相崇拜得五體投地，田中義一對他的昔日學生楊宇霆也備加欣賞，兩人遂暗中聯繫頻繁。田中義一見張學良不聽他擺布，便暗中通過彭漢貞策動楊宇霆幹掉張學良並取而代之，後來張學良發現了楊宇霆的陰謀而果斷地將他殺掉。

王家楨想起這段往事，心不在焉地敷衍道：「你還不知道，我們這個小小的外交秘書辦公室能幹什麼大事？一方面辦理對日本的交涉工作，一方面翻譯有關資料，對日本問題做些研究！哪像你彭二小姐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哪！」「得得得！誰不知道你王家楨才智非凡，能力超群，是張總司令手下的大紅人！昨天林久治郎總領事還親自在我面前誇你呢！」「他誇我什麼？」王家楨聞此一愕，稍有警惕，舉起手中的毛筆問道。

彭漢貞見她的話引起王家楨的極大興趣，忙湊到前面夸夸其談：「林久治郎總領事對我說，他從最近與張總司令的交涉中感到，漢卿似乎非常了解日本國內的政

治情況，對林久治郎的激烈言辭也不肯多言，只是用淡淡的苦笑和溫和的話語同日本人周旋。林久治郎對此很感納悶，後來才發現了這一奧秘所在！」「他發現了什麼奧秘？」「奧秘就在你大名鼎鼎的王家楨身上！」「此話怎講？」「林久治郎發現漢卿為研究日本政情下了很大本錢。發現他派出不少下屬到日本搜集情報，自己也盡量多同日本人接觸。林久治郎說漢卿身邊的秘書人員中有很多人才，你王家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是日本慶應大學的高材生，精通日本政界情況！」「彭二小姐過獎了！」「不，林總領事誇你能熟練地閱讀日本報刊，善於從日本的外事消息中研究日本政情，甚至能揣度哪些消息是外務省亞洲局發出的，哪些出自日本情報部門！你經常向張總司令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使張總司令對日本政治局勢做出準確的判斷。……」

王家楨見彭漢貞那副輕狂神態，早就膩歪透了，皺著眉打斷她的話道：「今天彭二小姐屈駕前來，有何貴幹？」「哈哈，王家楨果然料事如神，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本姑娘要做大媒，給你提一樁親事！」「別開玩笑了，誰能看上我這個窮

「小子？」「不，她與你一見鍾情，說你儀表堂堂，氣概非凡，學貫中西，人才難得！」「噢？她倒抬舉我了！」「她是誰？」「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對，中國名字叫金璧輝！你們前幾天在北京六國飯店一見面，她就看上你了！她是肅親王的十四格格，又是川島浪速的養女，對你這個日本通是再合適不過了！」「去，告訴她：我王家楨寧肯打一輩子光棍，也不找那種風騷女人！」「王處長，你聽我說……」「我公事多著呢？恕不奉陪了！」王家楨沒好氣地說完，就埋頭處理公務，不理睬彭漢貞了！

彭漢貞被「晾」在一旁，失了面子，撇著小嘴嘟囔道：「你有眼不識金鑲玉，給你介紹如花似玉的美人，你不要，這個寶貝要不要？」

王家楨抬頭一看，見彭漢貞手裡拿著一封信，挑逗性地向他搖擺：「哈哈，東京來信！川島芳子這個假日本姑娘你不要，原來有真的日本花姑娘在勾引你，哈哈！」

### 田中奏摺分段現身

王家楨估計是蔡智堪來信，可能有重

要事情，忙站起接過信，好言好語打發走彭漢貞，拿起剪刀打開信一看，果然是蔡智堪的來信：

王家楨先生：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裡當書記，抄寫得來的，只能分批寄來。

此致  
敬禮

蔡智堪六月二十五日

王家楨剛看完蔡智堪的來信，收發室老張送來兩個郵件。王家楨見是東京郵件，想起彭漢貞藉機利用信件的事，忙吩咐道：「張大爺，凡是我的信和郵件，今後誰都不准拿，請你親自帶給我！」老張走後，王家楨迅速打開一個郵件，見有十幾頁信紙，拿起一看，見是鉛筆抄寫的文件，日文字母潦草難認，但其中一段話卻使王家楨觸目驚心：「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頻而步我後塵，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行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許多不利，

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成功：……」

王家楨看到這裡大吃一驚，馬上意識到這不是尋常文件，是在講日本當局入侵東三省和內外蒙古的謀略，要把滿蒙變成日本的新大陸！忙接著往下看，下面的話更使王家楨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蓋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非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難發展矣！」「啊？這是日本政府的內部文件，太重要了！」王家楨看完第一包郵件的十幾頁文件，急忙打開第二包郵件，「田中密摺」四個格外引人注目的大字，立刻引起他的警覺，便悄悄看完，將文件存入保險櫃中。

其後陸續收到蔡智堪的郵件，到一九二九年九月傳來田中義一下台並很快死於他所寵幸的藝妓之懷時，王家楨已收到了蔡智堪寄來的「田中奏摺」的全部日文草稿。

於是，王家楨將抄稿交給外交秘書辦公室人員分段譯出，然後再將意思不明或脫字脫句的地方加以添補改正，訂成一

個完整的文件時，已經是一九二九年的秋天了。

## 大密件驚動張學良

沐浴著初秋涼爽的金風，王家楨手拿翻譯成中文的「田中奏摺」，興恩恩來到設在大帥府的東北邊防長官公署總司令辦公室報告：「漢卿，這是蔡智堪通過牧野伸顯的妻弟山下勇，潛入日本皇宮御文庫抄來的珍本，我已反覆校閱，可以肯定是日本推行侵華政策的總方針，」王家楨說到這裡，走上前去，伸手把桌上的文件翻過幾頁，「我們把蒙古圖什業圖王爺抓來審問，便可做一個有力的驗證！」張學良未置可否，低頭看王家楨手指的「田中奏摺」的這一部分：「對內外蒙古的積極政策滿蒙既為舊王公所有，日本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為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依福島開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於皇國旗兒，以金枝玉葉之質而就未開化民族之圖什業圖王府為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侄女，因此關係，圖什業圖王府與日本頗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籠絡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處，無不以誠意尊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

王府內之日本退伍軍人，共有十九人在矣。」

讀至此處，張學良神情轉趨嚴肅，大聲傳令：「譚海，你和警務處人員馬上出發，迅即把圖什業圖王爺緝拿歸案！」副官譚海領命轉身要走，王家楨忙上前吩咐：「先給當地駐軍打電話，將圖什業圖王爺就地緝捕，速送瀋陽！」譚海走後，張學良又把「田中奏摺」拿在手中，繼續看下去：「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礦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外繼續分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穿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該王府管內。實行墾植畜牧羊毛買收等權。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置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為我有。」

張學良看到這裡，拍著桌子氣憤地說：「小日本胃口真大，不僅想霸占我東三省，對內外蒙古也早有侵占的狼子野心了，真是可恨！」王家楨頻頻點頭：「漢卿，更可恨的還在後頭呢！」張學良聽了，更急切地看下去：「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了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

之時，日本預先密植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存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之無可辯白，日本借國力以扶持我國主權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日本對於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期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為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來其地之牧畜礦山等權，為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 蒙古王爺供出內幕

張學良剛剛看完「田中奏摺」中有關侵略內外蒙古部分，就見副官譚海興恩恩引警務處長高紀毅進來報告說：「張總司令，高處長把圖什業圖王爺抓來了！」「高處長真是年輕能幹，手到擒來！」張學良欣喜地連聲誇獎。

高紀毅連連擺手道：「我哪有這麼大的本事？我們警務處早就發現圖什業圖王爺和日本人行動可疑，就派人把這個王爺抓了起來，正好譚副官來傳達總司令的命令，我們……」「好，這個蒙古王爺現在哪裡？」「已押在老虎廳外聽候處置！」

「速速押來見我！」不一會兒，譚海和高紀毅把圖什業圖王爺帶到。這個蒙古王爺身穿絳紫色團花錦袍，外套黑緞馬褂，一到老虎廳，早嚇得魂飛天外，只單腿一蹲，行了個蒙古流行的屈膝禮，就一下癱倒在地。張學良怒目呵斥道：「你叫什麼名字？」

「葉喜海順！」「你和金璧輝，也就是川島芳子，是什麼關係？」「我是金璧輝的姑父！」「你和日本人是怎樣勾搭上的？」「川島浪速打著繼承清朝肅親王遺志的旗號，宣揚佛教是日本和蒙古文化、宗教的共同紐帶，仍用前些年建立的名叫『汗山所』的秘密團體的名義活動！」

「要搞什麼名堂？」「川島浪速說要幫我們建立一個滿、蒙聯合的國家，在日本人的監護下，由我出任國家元首，起碼讓我當興安北省省長！」「你有哪些賣國行動？」

「我……我同日本人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日本派出農業顧問並提供糧食，從我的王府收買羊毛和礦產品，我給日本人行政監督權和通商特別優惠權。我讓人開墾水田為日本人種植水稻，發展牧場向日本提供軍馬！」

「還有什麼？」

「日本人還經朝鮮向滿洲和蒙古運送軍火！」

王家楨見這傢伙如此無恥地出賣國家利益。

氣得滿臉通紅，從桌子上拿起「田中奏摺」，厲聲訓斥說：「日本人早把你的叛國罪行寫入了『田中奏摺』之中：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的賤價而買定之，然後將可墾為水田者種植食米，以濟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為水田者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剩餘之額製造罐頭食品運販歐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日本人已寫得明明白白，你還有何話可說？」

圖什業圖王爺葉喜海順嚇得爬在地上磕頭不止：「本王爺被日本人所迫，身不由己，請張總司令饒命！」

張學良將桌子一拍，厲聲喝問：「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實回答：你的王府裡窩藏了多少日本人？」

「十九個！」

「那十九人是日本軍官，還有什麼人？」

「再沒有了！」

「他不老實交代，拉出去槍斃！」

張學良一聲令下，譚海和高紀毅上前，架起葉喜海順就走。這個蒙古王爺嚇得屁滾尿流，哭著哀求：「我該死！最後又來了四百多個日本人！」

王家楨冷笑一聲，拿起「田中奏摺」說：「田中奏摺」上寫得明明白白：「日本對於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將從本年度起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

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為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

### 奏摺披露日閱野心

圖什業圖王爺聽了，氣得咬牙切齒：

「小日本真不是東西，把我們幹的事全寫出來了！」這就是賣國賊的可恥下場！張學良莊重警告：「葉喜海順，你要想活命，就帶警察捉拿日本人歸案！短一個，唯你是問！」

「小王不敢再拿生命開玩笑，一定帶罪立功！」

警務處長高紀毅把圖什業圖王爺押走後，張學良仍餘怒未息，王家楨趁機獻策道：「漢卿，『田中奏摺』是關係祖國命運的秘密文件，內容很多，最重要的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方針大計。除政治部分外，關於滿蒙經濟的策劃很值得我們參考，特別是日本對於東北管轄下的盟旗所聯繫的王公名人與採取行動的具體方針，都有較詳盡的記載！」

「對，這個文件非同小可，你有何高見？」

「建議將它作為機密文件印刷，只發給東北政治上的負責官員，讓他們了解日本人的陰謀，作為採取對策時的參考！」

張學良沉思良久，深感日本軍閥霸占

中 東三省進而滅亡中國的野心極其囂張，覺  
得日本侵略者就像臥在他睡榻之旁的惡虎  
，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張口咬人；又如安  
置在他身旁的定時炸彈，說不定何時突然  
爆炸，於是毅然下定決心說：「『田中奏  
摺』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東  
北形勢因而險峻而又急迫！為提醒本部官  
兵對日本軍閥亡我華夏的認識，讓他們認  
清日本的國策和戰略方針，你馬上到官銀  
錢號印刷所，用上等宣紙印二百本，發給  
東北官員並呈送南京國民政府！」「田中  
奏摺」經王家楨主持翻譯、張學良批准印  
刷後，一九二九年末，幾乎同時在南京、  
北京披露於世。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未完待續）

#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  
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  
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  
，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  
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